

SARS vs. 舞蹈契機

SARS vs. Dance Moment

王雲幼 Yunyu WANG

美國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教授

陳莎莉 Shali CHEN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講師



Y.Y.、不住的熱情 — 原舞者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用舞蹈與台北市市民共度抗Y.Y.、時刻。
照片提供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出單位 / 原舞者

一般舞蹈的呈現方式，主要是透過舞者肢體的演出，而產生與現場觀眾交流的一種表演藝術形式；它很難僅用聽覺或長期停置於某處來呈現，也無法如美術般，可以藉展覽停駐某一時空。尤其是舞蹈演出係屬於在某一段時間聚集觀眾來欣賞的表演藝術，它與人群是密切相關的。因此，在遭受天災人禍時，因空間硬體遭到破壞或人們無法在同一時間聚集等諸多因素，舞蹈演出幾乎總是最受衝擊的一環，此時相關人員蓄積爆發的精力就十分具有挑戰性。「空間」(Space)、「時間」(Time)、「動力」(Energy)是舞蹈創作的三大要素，在這特殊的時刻中，我們是否也可藉舞蹈的三要素來省思舞蹈創作之泉源？

觀看今年四月起的SARS疫情，屬傳染性疾病，在大多數人必須每天戴口罩、量耳溫及不適合在密閉的空間裏聚集的時刻，舞蹈是很難完成其演出。因此，此刻不也是我們重新思索藝術創作之目的及突破表演形式的時刻嗎？在長期著重以表演為其目的的舞蹈藝術，是否也能在此時重新調整，並延伸其展現的範疇？

形式的跳脫、創意的展現

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林曼麗董事長，邀約日盛集團日盛證券蔡淑媛董事長在一天之間促成的「Y.Y.、不住的熱情 — 國藝會與藝文界攜手將藝術送進人群」的活動企劃中，國藝會陳錦誠執行長與其工作群在短短二天之內，群集了表演藝術團體，自五月三十日起，在台北士林捷運站出口廣場、淡水捷運站廣場、龍門廣場、松江詩園、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及士林官邸露天音樂座等戶外開放空間，籌劃了週末三天共八場的演出。參與演出團體包括了原舞者、朱宗慶打擊樂團、采風樂坊、台北木管五重奏、葉樹涵銅管五重奏樂團、亞太弦樂四重奏樂團、中華國樂團等。之後，進一步找到第二週末台北演出的場地及願意參與的演出團體，並預計將演出延伸到南台灣高雄愛河邊、文化中心廣場等地舉行。此第一階段活動，由日盛金融集團獨家贊助一百萬元的演出預定直到六月二十一日才告結束。這個意義深重的活動希望下一個企業界，會如同奧林匹克的火棒一般薪薪相傳，更期望藝術界能共襄盛舉。



戶戶、不住的热情 — 亞太弦樂四重奏在花團錦簇的士林官邸露天音樂座前，演奏國內外知名曲目，氣氛溫馨。

照片提供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出單位 / 亞太弦樂四重奏樂團

如果創意是藝術的要訣，這一群高效率的國家藝術基金會藝術行政人員以及日盛的蔡董事長已經是藝術家了。他們在SARS衝擊下、當台灣宣佈防範措施的同時，就及時跳出，把藝術不只重新拉回舞台，還將它推入民間；由密閉的空間帶到室外，他們搶在下班五點半的時刻，讓許多從捷運站走出的疲倦人群一片驚呼。這一群人，喜悅的站在國藝會為演出者臨時搭蓋的舞台前，他們臉上充滿了好奇，久久不忍離開。在近於一個月SARS陰影中，這群演出者似乎在告訴他們，新的景象將要來臨。

回溯當年，雲門也曾回歸鄉土，掀起全島人對現代舞的好奇；而新一代的舞蹈人，大半仍然選擇留在劇場內探索各種可行性。然而，不論留在室內或室外，我們可否趁著這個非常特殊的時刻，探索「空間」在舞蹈上的意義？舞者一定要留在舞台上嗎？如果經費少到無法包裝舞者時，還有什麼方法，讓舞蹈維持一定水準？再者，舞者資源的取得有困難時，有無可能讓創作繼續？倘若一個舞作完成時卻遭遇場地發生狀況，這個作品就如此胎死腹中了嗎？可否在短暫時刻重新組合，在不同空間需求下重生？許多的自我省視，是爲了尋求創意中的創意，然而對「空間」的質疑，也是對舞蹈創作者的挑戰。

跳越過去、尋求新路

在這些特殊的時刻，除了「空間」的思考之外，讓我們趁機會也來思考「時間」的意義。近年來，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出現了一群透過肢體動作來解決內心混亂的舞蹈治療者；過去在舞蹈演出的過程中，十分著重舞蹈的技巧，而面

對將來的未知數，該是我們調整方向的最佳時機。經濟不景氣、「九二一」及「SARS」的連接發生，對欣欣向榮已有一段時間的台灣而言，是很大的打擊。面對缺乏天時地利的舞蹈界，正可利用這個時候來重新檢討自己。如果表演創作是舞蹈的一環，而舞蹈工作者卻滯留在原地，造成互相間的衝擊時，此SARS疫情正是促使我們開闢舞蹈新途徑的一個契機。

在台灣，由於過去三十年舞蹈表演及創作走到巔峰，不只是亞洲，連西方都認可。舞蹈學術上的研究和人文關懷等方面則長期缺乏培養，因此諸如舞蹈醫療、舞蹈人類學、舞蹈評論、舞蹈科技、舞蹈行政人才、社區舞蹈、休閒舞蹈，甚至於將來大有可爲之老人舞蹈等，是不是可做爲此刻舞蹈發展的方向？尤其這些能回饋大眾且具相當實用功能的舞蹈方法，不但可擴展舞蹈專業工作者之領域，對於社會關懷及醫療相關療程等均有其需求及貢獻。

我們就其中可立即使用在天災人禍的醫學治療來討論。例如在舞蹈醫療的功能方面，當災難產生時救難人員、受難家屬及一般民衆在心靈上受到極大的創傷，且心理醫生在口語療程無法達成治療效果時，就可藉由舞蹈醫療當中的肢體動作，來輔助口語療程。例如，在紐約九一一事件時發生時，紐約之舞蹈治療專業人員，在當時就透過舞蹈醫療來協助民衆身體及心靈重建之工作。一連幾個月拉邦動作分析(Laban Movement Analyst/LMA)組織召集人瑪莎·依迪(Martha Eddy)，經由該組織之網站帶進了一群義工，駐紮在「零界廣場」(Zero Ground)幫助在雙子大廈(Twin Towers)挖掘尋找屍體的救火員們解除放鬆他們的情緒，使得這群前衛戰士能再回到工作崗



YU、不住的热情 — 朱宗慶打擊樂團團員，能有戶外演出機會，各個顯得欣喜若狂。
照片提供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YU、不住的热情 — 台北木管五重奏演奏如詩歌般的美麗曲目，在台北松江詩園與民同樂。
照片提供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出單位 / 台北木管五重奏

位，也能在事後面對人生。

「身心重整」的觀念自一九六〇年代就起緣於美國，至今國際間已有超過四十年之研究及發展史；「身心重整」是融合於包含西方之學理中「巴特妮芙基本動作」(BartiniEFF Fundamental)的回歸動物生長自然行為、運用追求身體自然直線(Body Alignment)的「亞歷山大技巧」(Alexander Technique)、強調身體重心為中心的「身體中心齊整」(Body Centering)學理，加上運用肢體復健為主的「波拉蒂」(Pilates)器材等之使用作為其基本訓練。其中，並可以藉由舞蹈人士所熟悉的「拉邦動作分析」來解析及紀錄；「身心重整」之醫療方法，是藉由人類動作行為及健康身體的整肅，來幫助心靈重建的療程。在美國，經長年持續性結合醫學與藝術之課程訓練，每年已培養許多相關之專業教師，分散於各醫院、學校、社區等地方協助舞者及病患。這些專業治療師就有許多具舞蹈背景的專業人士。

尤其在台灣，心理治療一向偏重於口語治療(Oral Therapy)。近年來，也尋求運用身體來放鬆引導患者，使之容易達到溝通之境界。此時舞蹈界，正是進入融合其他領域之時機。如此，不但可以擴展舞蹈對社會之回饋，更引領當今舞蹈研究者走入跨界之研究。也可為舞蹈開創出不同的指標，不再侷限於表演、創作而已。

動力運用、人力結合

從這次SARS疫情的瀰漫中，讓我們學習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社會的關懷，及赤裸裸地展現人們心理最脆弱但也最堅強的一面。此時，似乎也

正是讓我們全面思考以策略聯盟之企圖心，作為開啓舞蹈創作動力的新契機。尤其在台灣舞蹈藝術的教育領域上，也應加強舞蹈專業人才之人文素養、社會科學或跨領域等相關學程，開拓與社會互動更為密切之管道，使舞蹈人才無論在藝術文化呈現或是社會關懷面上，不但能為文化傳承、展現藝術創作，更能發揮其關懷社會之功能，進而將舞蹈教育的成果，成為社會重要資源的培育場域。在舞蹈創作方面，也正可以嘗試跳脫慣有演出模式，多加思索面對環境的突發現象，而形成另一種創作的動機與模式。並可將空間創意運用於作品呈現當中，讓時空的轉換的呈現，成為創意的一部分。在舞蹈經營中，藝術家與行政者是否能在同一平台上，在結合社會資源中，分工合作，讓製作的過程、演出及社會資源的整合中，創造三贏的成績單。

「空間」、「時間」和「動力」是舞蹈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反言之，倘若將「空間」轉換為我們現在面對目前社會天災人禍的環境，「時間」就成為我們必須立刻展現的創意時刻。在面對環境資源的緊縮以及時間的不充裕時，「動力」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面對當下，舞蹈似乎正蘊藏著跨越原有空間、時間的時刻，也正是存在著整合心力和動力的契機。面對SARS，我們無法確定它何時會再來，天災人禍也不知道何時能夠終止。但舞蹈的種子和花朵卻必須繼續的繁衍和盛開。面對未來，我們自問「舞蹈人，你準備好了嗎？」■